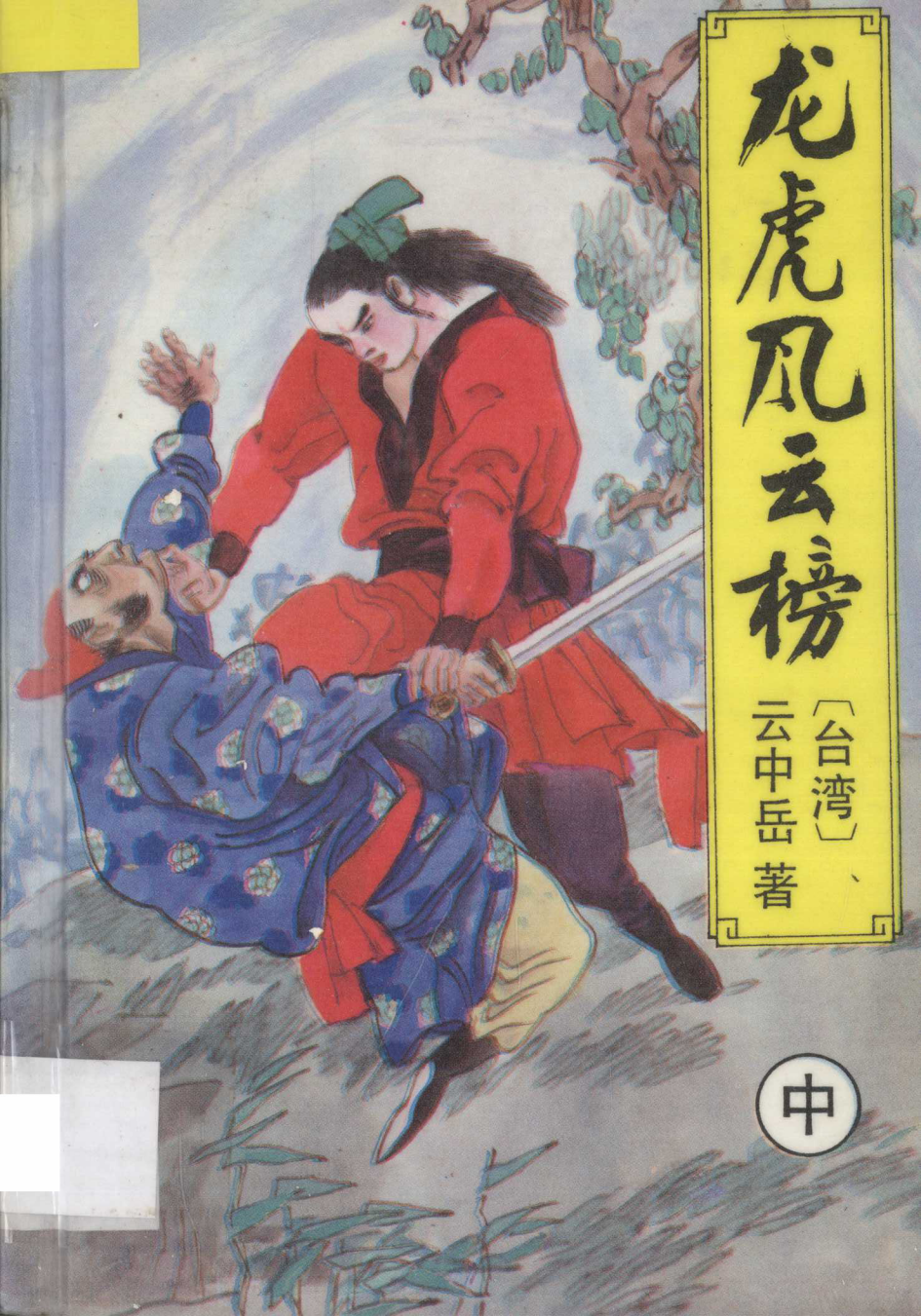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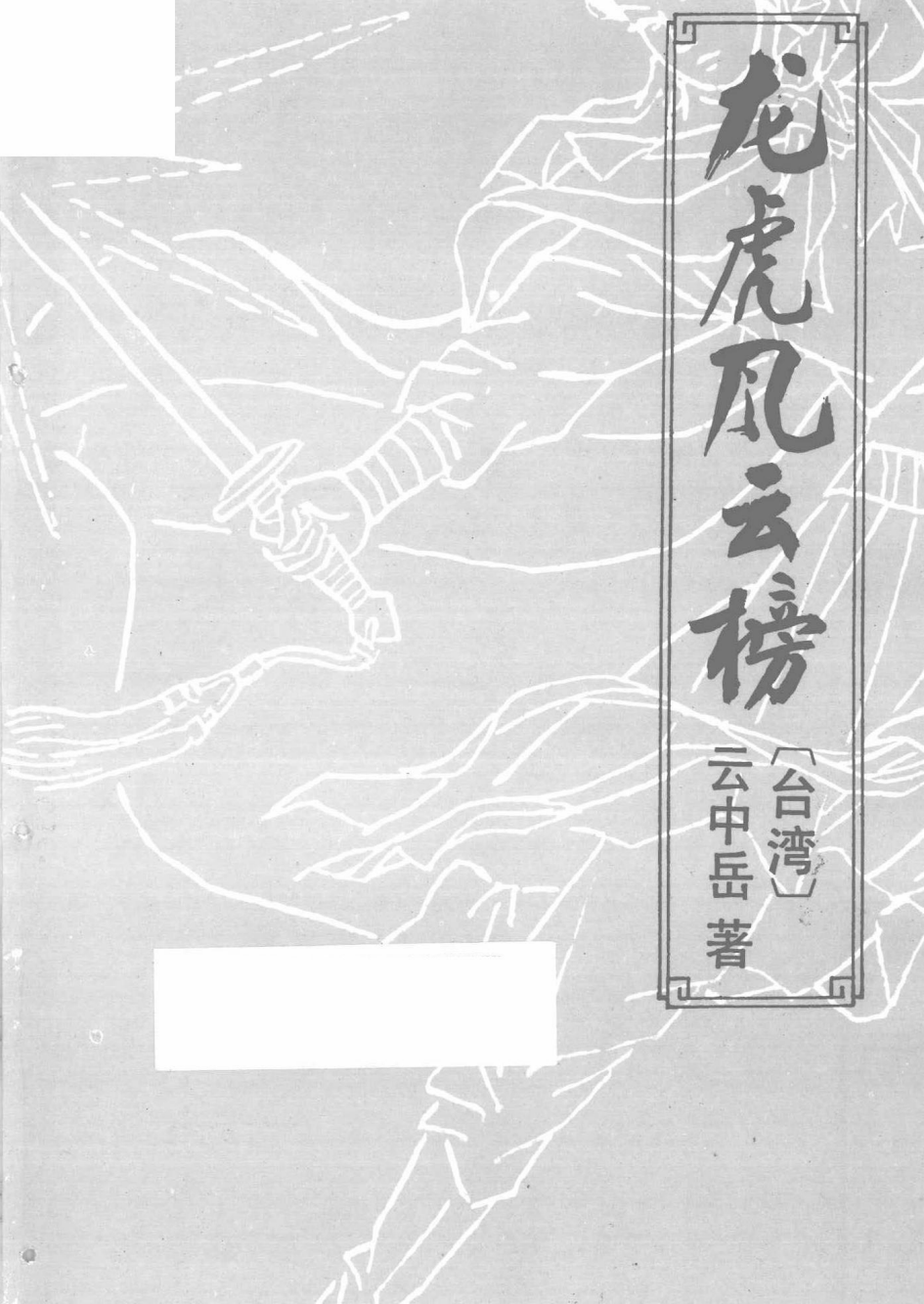




龙虎凤云榜

〔台湾〕
云中岳 著

中

A stylized line drawing in white on a grey background. It depicts a han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leeve, gripping a sword hilt. The sword is angled diagonally across the frame. The drawing uses expressive, somewhat sketchy lines, with some areas filled with parallel hatching to suggest texture or shadow.

龙虎风云榜

〔台湾〕
云中岳 著

十五 领导群雄突围

红日已落下西山头，晚霞渐淡，烟气满山。

暮色四起，天快要黑了。

“传闻毕竟是靠不住的。”郭园主盯着慌乱狼狈的周凌云，扭头向霍夫子说：“本来我想网罗他倚与重任的，没想到却是这么一个虚有其表的货色。上去两个人，用绝学毙了他，赶快收拾残局。”

用绝学，表示要使用奇技异能了。

黛园主人招纳天下具有奇技异能的奇人异士，江湖人士多少有些风闻。

过去已经举行四次盛会，所网罗的奇人异士数量必定可观，派一两个出来结果强敌，可知郭园主的口吻表示不在乎周凌云，骨子里依然把周凌云看成强敌。

两个骁勇绝伦刀手也对付不了的人，当然该算是强敌。

两名刀手的刀势虽则仍然狂猛，但近期内如想周凌云毙在刀下，诚非易事，大总管也看出情势不妙了。

“潜龙双卫，上！”

大总管沉声下令，举手向前一挥，急躁的神色溢于言表。

郭园主身后的八名保镖中，出来两个年过半百，脸色阴沉，长了一张令人害怕的债主面孔，佩了青钢剑的青袍人，阴森森地应喏一声。

人影像是破空飞射，两起落便投入斗场。

“退！”双卫之一沉叱，声震脑门。

同一瞬间，随着喝声，两面疾进，四只鸟爪似的怪手吐出袖口。

同一瞬间，两刀手闪电似的收刀急退。

慑人的啸风声乍起，四只怪手同时连环攻出，远在两丈外遥攻，根本不可能伤人，倒像是虚张声势，摆出空架子掩护两刀手后撤。

周凌云并不认为对方是虚张声势，他表面上倾全力挥刀自保，岌岌可危，无暇旁顾。其实他仅用了三成劲，激斗中一直就留意郭园主一群人的举动，不但听清郭园主所说的每一个字，也听清爪牙们的一举一动。

两个青袍人身形极快，与两刀手行动的配合恰到好处，四手遥攻的招术也十分怪异，接着听到慑人啸风声令他平空感到毛骨悚然。

四道狂飚卷到，两种迥然不同的浑雄怪劲及体，似要将人压碎与撕裂、推搡与拉扯、下按与上掀……

总之，两种迥然不同性质相异的怪劲，要将他化为粉末与压榨成一团杂碎。

他吃了一惊，意动神动，用上了极耗元神真力的保命绝学，完全放弃反抗抗拒的本能反应，人抱住刀缩成一团，人与刀幻合成一体。

就在两种怪劲聚合的前一刹那，刀尖向下一沉。

暮色苍茫，他的举动也快逾电光石火，即使站在他身前的人，也无法看到他的活动变化。

刀尖着地的瞬间，他的身躯突然反弹而起。

四周的人，眼看他在潜龙双卫四只怪手前崩溃、压缩、挫倒、刮起。

反弹的劲道与速度骇人听闻，似乎他成了一只弹力惊人的皮球，压力愈大，反弹的劲道愈强劲。

“哇！厉害！”有不少人讶然惊呼。

“潜龙双卫名不虚传。”霍夫子也欣然叫。

众人所看到的景象是：他被潜龙双卫神奇的劲道击中，几乎被打扁了，然后飞摔出三丈外。

凶猛的一弹，着地立即再次斜弹飞滚。

潜龙双卫大概耗去大半精力，马步随发劲的动势斜移，踉跄两步才用千斤坠稳下马步来。

“快裂了……他……”双卫之一，全力大叫。

可是，机会稍纵即逝，任何人也来不及抢出挥刀剑砍裂他。

着地飞滚，滚近敞开的大门，像球一样滚入门内，一闪不见。

匣弩狂鸣，箭雨随后射入，但劳而无功。

人潮涌到，随箭雨冲入。

他已侧滚回到门侧原位，身躯站起时已回复原状，脸色灰败，身躯在颤栗。

总算不错，还能抓得牢木盾。

“不能冲出去……”他虚脱地大叫：“在屋内决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外面那些人可怕……”

十张木盾一合，兵刃与暗器从间隙中吐出、发射，置之死地而后生，每个人都豁出去了，成了训练有素的军伍，有计划地掩护、策应、攻击。

弩矢射在木盾上，声如暴雨。

惨号声惊心动魄，涌入的第一波十余名弩手，一照面便纷纷倒地。

第二波随后涌入的高手，刀剑只能毫无用处地击在木盾上，被暗器射倒了一半，另一半在木盾的夹杀下逐一断魂。

屋内暗沉沉，看得见木盾，却无法看到盾隙吐出的刀剑，更看不到从空隙射出的暗器。

第三波抢入的人踏尸而进，死掉一半才发觉情势恶劣，只有几个机伶鬼来得及退出。

惨号声与求救呻吟声，把外面的人惊得纷纷后退。

血腥刺鼻，有两三个重伤的人吃力地往外爬。

片刻间，尸横三十余具。

白羽追魂箭取代了周凌云的指挥地位，剑垂身侧出现在门内的左侧半隐身形。

“欢迎进来送死。”白羽追魂箭气有点虚，但咬字依然清晰。

屋内暗沉沉，外面的人往里闯，真需要有超人的勇气，或者练成可以长期支持的刀枪不入先天气功。

郭园主一群首脑人物距离过远，完全不清楚屋内所发生的变故，而蜂涌而入的爪牙们，一进去就在片刻间覆没，却

是千真万确的事，大惊之下，不敢再驱使爪牙枉送性命，而且下令停止进攻。

白羽追魂箭的话，更有震慑人心的强大威力。

“准备毒烟把他们熏出来！”大总管暴怒地下令：“该死的，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惊世的人物？我要剥他的皮，将他化骨扬灰，快，快准备。”

要准备大量的毒烟，可不是容易的事。

夜幕低垂，屋内屋外弥漫着浓浓的杀气。



周凌云精疲力尽，在壁角用五岳朝天式打坐，默默地运气吐纳。

他在潜龙双卫的怪异奇功猛袭下，几乎送掉老命，最后竭泽而渔的一阵厮杀，没倒下已是奇迹，连他自己也几乎不相信老命仍在。

十个人只有两个人被箭擦伤，仅皮肉受损，获得空前大胜利，所有的人虽则都已疲劳难支，但胆气却大壮，精神上的鼓舞，让他们充满信心。

信心并不能解决事实上的困难，风无法从里面关闭的大门往里吹，不可能阻止毒烟刮入。

毒烟一熏，谁能在里面待得住？

外面的人皆隐藏在四周，冲出去胜算有限。

时光飞逝，每个人都忧心忡忡。

不久，白羽追魂箭硬着头皮到了周凌云身旁。

这位暗器出类拔萃的名家，早知道周凌云已到了贼去楼空，身心将濒临崩溃边缘，实在不宜打扰他行功恢复精力的。

“不得不打扰你，周兄。”白羽追魂箭不安地说：“可是，生死关头……”

“我知道。”周凌云散去凝聚的先天真气，声调充满倦意：“你们的意思，要冲出去杀出一条生路来。”

“是的，周兄，恐怕这将是唯一的生路。”

“侯兄，你知道能有几个人冲出活路？”

“这……”

“三成？两成？”

“应该有三成。”

“不，绝不超过一成，甚至不到一成。”周凌云一字一吐，表示他的话绝对具有正确的估计：“你知道那两个什么潜龙双卫的底细吗？你知道他们可杀人于两丈外的神功绝学的来历吗？”

“兄弟没看清他们的相貌，他们真有那么可怕？”

“很像传闻中的中条山阴阳双怪。”

“哎呀……”

“九幽轮回大真力，一阴一阳，相辅相成，威力可增三倍，两丈外两种真力溶合，人体将压榨成腐尸然后崩散撕裂成肉酱，木盾阵在相辅相成的大真力摧毁之下，一组五个人保证没有一个活的。”

“老天爷！”九个人同声惊叫。

“所以，他们就希望咱们冲出去。”

“完了，真是那两个老怪，咱们……”白羽追魂箭嗓音都

变了。

“咱们还没完。”周凌云长身而起整衣：“只要不给双怪有行功聚力的时间，他们本身的武功威胁不了我们，落单后的双怪，大真力也只能在一丈以内杀人。”

“但……早晚会……而且，他们用毒烟……”

“诸位已经恢复七成元气吗？”

“八成当无疑问。”唯我公子跳起来说：“我愿意领先冲出，我愿赌这一成胜算。”

“我要赌五成。”周凌云信心十足地说：“从他们的空隙脱身，从门口冲出去，连一成也没有。”

“周兄的意思……”

“我这一组的人，跟我来，王兄的一组要严加戒备，片刻后我这一组再来瓜代。”

他置妥木盾，领了四位同伴进入他的卧室。



点燃的狼烟纷纷投入屋内。

另几种江湖人使用的更霸道毒物，也从各处小窗投入。毒烟渐浓，屋内的人应该待不住被烟熏出来了。

可是，不见有人冲出，四周火把通明，无所遁形。

园东，一朵旗花信号冲天而起，在十余丈高空爆炸，火星缤纷摇曳而下。

一队黑衣蒙面人浪涛般长驱直入，在外围负责警卫的人，被这队刀客杀得七零八落，狼狈地退入园内与园内警卫会合，

展开一场惨烈的搏杀。

这群黑衣刀客勇悍绝伦，刀法神奥狂野，锐不可当，接斗的对手武功即使高明一倍，也挡不住狂野的刀招，刀一发真有雷霆万钧的威力，用兵刃接斗绝难支持三五刀，通常一两刀便生死即判。

警钟狂鸣，在囚屋施放毒烟的人撤走了一半，主脑人物纷纷离去，全力对付入侵的人。

□□

□□

□□

没有内应，入侵的人成了盲人瞎马。

一群武功出类拔萃的高手，以及一群刀法惊世的刀客，人数比黛园少得多，虽然以雷霆万钧的声势快速突入，仍难贯入园的中枢。

等到弩手纷纷赶到，便完全失去突袭的优势，四散游窜，黛园成为被戳破了的蜂窝。

共有五处宅院起火，并没造成灾害。

暴乱了一个更次，三更末，入侵的终于失望地撤走了，留下七具尸体。

尸体没有留下任何追查的线索，入侵的人随身除了兵刃暗器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分的物品。

尸体是不会说话的，根本无法查出入侵者的底细。

□□

□□

□□

留下一些人扼守囚屋，一直就没有中毒逃出的人，想必全被毒烟熏死毒死在内了。

许多许久，屋内的毒烟终于消散。

入侵的人也撤走了，主脑人物正忙于善后。重行赶返的人，仅大总管与九幽冥判欧天玑。

“王管事。”在总管向一名举了火把的中年大汉发令，道：“带几个人进去，把尸体拖出来。”

“总管明鉴。”王管事摆出苦瓜脸：“毒烟还没散尽，进去怎受得了？反正天快亮了……”

“住口！”大总管火爆地大叫：“处理紧急事故，哪能等天亮？”

“可是，里面毒烟仍浓……”

“没用的蠢才！每个人找块布，在布上撒泡尿，掩住鼻口就可以避毒防烟，快去准备。”

不久，王管事带了五个随从，左手举火把，右手用撒有尿的布巾掩住口鼻，愁眉苦脸进入囚屋。

尸体真不少，却全是黛园的人，是先前杀入的爪牙，兵刃弩箭撒了一地。

没有活人，也没有囚犯的尸体留下。

“大总管！”一名大汉奔出狂叫：“人……人都……逃掉了，尸体全……全是咱们的人……”

结果，在周凌云占住的卧室内，发现木床已散，做床垫的麦秸掩盖着挖通了的地洞。

洞通向墙外，是用削木所制的工具挖通的，像个地鼠的洞。

墙外，是连接右邻囚室的一处小院落。

右邻的囚屋中，躲在里面死剩的十二名宾客，早在周凌云出面打交道的前片刻，被二十余名弩手和爪牙冲入，杀了个精光大吉，里面早已没有活人，也没留下爪牙看守，正好作为脱身的缺口。

可是，外围的警卫指天发誓，这期间绝对没有活的人，从这里面脱身逃走。

囚屋后面，是后院的真正禁区，与囚屋隔了两座高墙，以及两段空地，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通路。

出动大批人手穷搜附近的房舍，一无所获，似乎十个人就这样逃入右面的囚屋，便就此平空消失了。直到四更将尽，仍在穷搜不休。

郭园主与霍夫子也来了，把所有留在此地戒备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负责人王管事还挨了一记窝心腿，踢得当场吐血。

“人一定还在此地。”郭园主怒火冲天地吼叫：“哪怕把地皮也翻过来，也要把他们搜出来。”

人全往右邻的囚屋涌，搜遍每一寸土地，始终找不到另挖的地洞。

终于，霍夫子带了五名随从，在周凌云的卧室详细勘查地洞口时，发现了线索。

“没有多人爬出的遗痕，人不是从这小地洞出去的。”霍夫子用行家的口吻说：“这是有计划的障眼法，咱们上当了。”

“那么，人呢？”一名随从却不同意：“还躲在这里？或者另挖有地洞藏身？”

霍夫子另有所悟，抬头上望。

“先把床竖起来，人站上去就可触及承尘。”霍夫子自言自语。

一声沉叱，他向上跃起，拍出一掌。

两寸厚的承尘，本来就是防逃的坚牢厚木板钉制的，用大锤也不易攻破。

承尘狂震，支咯咯狂烈震动，木板散震形状显明可见，原本早就松了，掌力一震，原形毕露。

真相大白，人是从承尘上面逃走的。

先利用床竖直，人站上去便于用劲，沿墙顶根部将木板撬松，技巧地撬除两块木板，由于撬痕在墙顶，在下面不易发觉，同时由于发现地洞，所有的人皆将注意力放在地洞上，忽略了上面的承尘。

一阵忙乱，撬开承尘登上察看，结果，上面留下了鲜明的人迹。

上面积尘厚度近寸，连鼠迹也可以清晰地遗留，人确是从上面逃走的。

出口在屋后，撬除一排大青瓦冲天出困。

人逃入后园禁地，高墙与空地，挡不住百了刀一群高手名宿。

后园禁地的警卫，发誓不曾发现有人进入。

搜索网移入后园禁区，禁区第一次鸡飞狗走。



破晓时分，十个人进入黛园后面的山林，居高临下，可看清下面黛园的全貌。

有雪解渴，这些江湖上经过大风大浪的好汉们，已恢复活力，重获生机，虽则疲度显明，狼狈万分，依然保持江湖豪霸的风采与面目。

已经远出五里外，仍然可以隐约看到下面黛园的情景，一组组刀剑在手的人，在亭台楼阁之间闪动，彻底搜捕仍在进行。

周凌云坐在一株积雪的大树下，目光锐利地扫过下面连绵不绝的积雪凋林，事实上无法看到林下的动静，视界有限不及百步，山坡上凋林中到底有没有生物活动，只能凭经验或感觉估计猜测了。

每个人皆累得寸步难移，衣内湿透，内裳的汗水快结成冰了，疲劳消耗掉体内大量的热能，一停下来就冷得受不了，一个个蜷缩成团冷得发抖。

“不能停下来。”周凌云跳起来说：“必须远离现场，走得愈远愈好。”

“周兄，你做做好事，一路上可被你催迫得惨透了，让咱们歇歇透口气吧！”乾坤一爪勾有气无力地说，蜷缩在树下像是崩溃般：“一寸寸地在雪地里、房屋空隙中、警卫身旁不断地移动、爬行，铁打的人也吃不消，我实在受不了啦！”

“是啊！周兄。”唯我公子也跟着叫苦：“我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了，反正已经远离凶险……”

“远离凶险？恐怕你们在做梦，凶险不但还在，尔后将更为凶险。停下来，不但他们会循踪追来要咱们的命，也可能

会冻死在这里。”

“周兄，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金牡丹躺在他脚旁，冷得不住抖嗦，说话咬字不清：“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你也冻死了。”他冷酷地说：“再等片刻你就不会发抖了，寒冷也逐渐离你而去，你便会作甜美的梦了。然后你冻僵了的尸体，脸上将留下最后的动人微笑，让郭园主好好欣赏了，起来，走！”

“周兄……”

“你们不走，我可要走了，我不想历尽凶险之后，再把老命丢掉。”周凌云郑重说：“我怕潜龙双卫。”

“好，我……我听你……的。”

金牡丹吃力地挣扎要站起来，被他一把拉住拖起。

谁还敢留下？死毕竟不是愉快的事。

但有些人确是疲劳得站都懒得站起来，久未进食，饥火中烧，渴虽因含雪而稍解，但雪入腹后满肚子冰凉，那滋味真不好受。

只要刀剑不会加颈，他们宁可再拖延多休息片刻。

“周老兄总是疑神疑鬼，紧张过度。”狂风剑客缩得更紧，没打算走：“咱们逃得够远了，他们善后还来不及，哪有闲工夫追来？”

“噢！真追来了。”白羽追魂箭惊跳起来：“看，凋林积雪连绵崩落，来了不少人。”

下面三里左右的一道小山脊，看不到林下的景物，但凋林顶端的积雪不住有秩序地震落，一看便知林下有不少人急

走。

林太密而且枝头低垂，人穿林而走，绝难避免擦及枝头，因而积雪纷坠。

那儿，也是他们逃上山的经路，追的人正循踪急赶，雪地留痕清晰可见。

一听说真有人追来，出言讽刺的狂风剑客第一个跳起来，撒腿便跑，精神来了。

“天杀的！他们会把咱们追至天尽头。”周凌云咒骂，拉了金牡丹急走：“积雪三尺，踪迹难隐，休想扔脱他们，真有点不妙。”

这一带他不算陌生，但雪掩大地，不可能找得到躲藏的所在，唯一可行的是跑得比追的人快，有多远就走多远，而且要老天爷保佑追的人力尽停止追赶。

“咱们分开走。”唯我公子一面走一面向狂风剑客叫：“走在一起毫无机会。”

人是自私的，尤其是紧要的生死关头，谁都希望自己有活命的机会，别人的死活与己无关。唯我公子的意思一明二白，要分开逃命，让追的人盯住主要的人物追。百了刀是主事人，黛园的人必定以百了刀为主要目标，不会追逐散走的人。

狂风剑客醒悟，伸手急拉东方纤纤的袄尾，用眼色示意向左方溜。

“分散将是死路一条，他们会把咱们逐一埋葬掉。”周凌云扭头大声警告：“走在一起，多一双手，就多一份拚的勇气，多一份活命的机会。”

唯我公子不听他的了，向左一窜，挫低身形穿林而走，强提真力用上了踏雪无痕轻功。

可是，轻功只能用上五成真力，雪地上仍留下五寸以上深度的履痕。

狂风剑客接着窜出，聪明地踏着唯我公子的脚印急走。

两个人，仅留下一个人的履痕。

东方纤纤略一迟疑，最后跟上了。

周凌云失声长叹，脚下一紧。

所有的人中，他是精力恢复得最快，元气仍足的人，一手帮助金牡丹，依然是快速无比。

一阵急赶，绕过一处坡脚，凋林更茂密，所经处积雪和冰棱纷纷下坠，响声与风声扰乱了听觉，不易留意身后的声息。

仓促间他扭头回望，心中一凉。没有任何人跟来，难怪没听到踏雪的声音。

“但愿他们能逃得掉。”他向唯一让他挽手带来的金牡丹说：“这些闯了一辈子江湖的英雄好汉，竟然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哀哉！”

“你认为他们有多少成机会？”

“很难说。”他摇摇头，重新迈步急走。

“活不了？”

“除非他们放弃自尊。”

“你的意思……”

“做懦夫，投降。”他又叹息一声，“通常，懦夫比英雄活得如意些。”